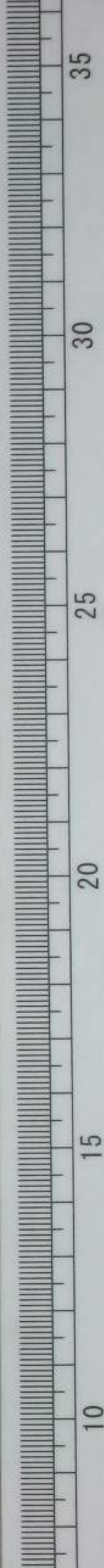


虞道園

金元明八大家文選

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8
2



文庫11
D238
2

道園先生文選卷三

碑銘墓表

上都留守賀惠慈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邊豆
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
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丞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
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與山川之神靈同
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己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
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
年廟成某年敕臣



010190557524

題其勝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先敘上節緣起及責任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蠡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湖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為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修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為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

尹寮位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世至於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為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奇裘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為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

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幸○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賦○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有○司○當○以○闡○大○則○推○其○無○罪○而○秦○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波○關○臣○嘗○考○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

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詳○敘○三○世○官○闕○碑○宜○慎公○曾○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兆○路○總○管○諸○軍○與○魯○贈○輪○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騰○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

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
具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邪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旌靈車馬魚魚淮淮顧
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於庖俎有獻羔芻藥芼之齊行以鐘
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晉樂兮亥衣綉裳劍佩鏘鏘乘
車彭彭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適公無去我兮公
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肅尸祝躋阼盛服千秋
萬禩緼我皇國兮

有體有要不漏不支治蹟不特地鋪排只作載筆從行時問訊
得之最高雅最生動結以成周保釐比擬亦極切洽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為之銘坎諸官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述焉恐燕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嘆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治辨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

也於是此段自諱字放出祖父及身所歷官階予如凡碑誌中有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

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氏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

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

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與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

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

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

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

夫人自貞憲人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

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
大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
為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
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
舊官也至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
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
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年終是官泰定 年贈推忠
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
以某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氏

耐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
適某官○見其人○生○平○樹○立○有○所○由○來○不○獨○應○制○之○體○感○爾○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先○看○此○層○行○臣嘗以為世祖皇帝之知人善
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
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而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為未足
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
游英俊必遣受學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
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為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為上分
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為說使
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

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温以其體上為安寢達次舍乃輿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以迎駕者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

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朝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此段另提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桑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為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為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桑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十七

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桑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
 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
 然曰人望所在以為詹事完澤可上領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
 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
 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世治日
 以成望日以隆名日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
 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
 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睚眦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
 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賂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

留守政績不微其詳已見廟碑

此段寫其不顧身而過

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
 復得為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惋天下為之歎息譖
 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
 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為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
 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
 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
 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
 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鐘鼓而祭享
 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

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
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鄴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
有子人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啟世
官實繇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卽雍開國自公而王
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畱守自其弱冠在
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
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
違帝念在茲旣信旣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選

不競不綌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瞻朔都歸爾是職于

盧于旅肅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

末紆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千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旣尊旣安賜車出游

眾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惟公之心國

爾忘身昔有斂臣我挾其罟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天子

奚輟君子用恕去而弗誅孽以間興寬其天平衣裳之襪榮以加

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

公妥其阡有松有栢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

有信書石有貞詩

此文夾敘夾議枝葉扶疎然大旨歸美世祖章法一線穿定畱守事不實書以詳見墓誌篇中避複故也而銘詞中仍畧為補出皆有體裁第十八卷有賀丞相墓誌專以上都之治作主與此文參觀可識文法之變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從卒葬直起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字寧父卒於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率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瀚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

兩月道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晷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懼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於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之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不得已飢者急在且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

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為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錮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字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單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為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

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
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
常用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眾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
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
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
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幸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幸其工朝廷
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
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

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定守山西城公天福
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
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椽山官承直
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
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
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
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
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
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其

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
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
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
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
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
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溢出財物數
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
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
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

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
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
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
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仕公卿將相畢
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
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絲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
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
為警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
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為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

曹歸卽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縣君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遠沒君子惜之銘曰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出孰

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譽舒舒何行弗滅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畀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亨額額和城興王敘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尙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挾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狃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緝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

宦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起手重敘和林之政後乃倒補歷官行事而仍一筆繳轉前文以發議論真妙於法度之文。此公以吏治顯而精神實繫於儒在和林敘其延士講經而其子卒以儒名成公志故銘詞以動本於儒結之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從臨軍說世是逆殺法

泰定改年詔書以朶兒只中丞為帖木迭而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某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朶兒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

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爲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卽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與聖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旣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其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朶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留守出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賂鉅萬萬大奴猶數

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眞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時宰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食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帖木迭而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帖木迭而復爲丞相

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朶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者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彘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卽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卽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旣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

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帖木迭而諸子列在禁近威嚴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韙之帖木迭而之子相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帖木迭而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

元文選 卷三
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
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爲○用
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畧○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
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
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焉○然○則○若○朶○兒○只○者○臣○敢○不○敘○次○以○塞○明
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兒○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
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失
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
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鬻○亂○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

人○兄○弟○相○勵○以○勳○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
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
師○與○右○丞○相○答○刺○罕○定○議○迎○武○宗○於○北○藩○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
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
宮○論○功○以○公○爲○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
亦○決○於○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有○問○優○渥
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
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
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

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為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於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拜公侍御史

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

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諧言輿矣賴上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閩

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

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問罷江東西奉使幹

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

言事忤旨上怒巨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

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為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

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材恒不免捶楚以是苦

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

來者懲創無肯為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
 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
 不聽徵雖直焉用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各有
 上書論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
 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
 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
 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
 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
 况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

丞相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
 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
 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
 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
 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
 惡如仇讐用人必當其材能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狗麗
 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
 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銘曰
 河源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

元文選 卷三 三

不為隨剛不為紕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為
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忤或闖其幾不驩以呻投熾膠
箱竊秉大均天子曰嚙誠有虺獠彼為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
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兕稽
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
巷哭日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於恩忍為凶殘遑卹有
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奸忠
敷言萬方大道為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首敘寃死及昭雪始末磊磊千餘言一氣貫注其事遂如見如
聞逼真太史公手筆後幅敘救納璘事亦佳

卷三 道園 三

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幸未擢進士第時
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儼眾口和附因欲致先生
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
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
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
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
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
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
也先主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

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
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
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
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
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
見者感服一以為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
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
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
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

元文選 卷三
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
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
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
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
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
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
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
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
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

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
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
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
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蓋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
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
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爲其碑銘曰先生之志云
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畧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
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
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

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

學○孰○為○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撥○拾○偏○駁○欺○世○之○忤○文○孰○為○雄○江○
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
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敘事分為五段各以一筆結之章法最整銘詞贊以博學雄文
鍊句尤奇警可誦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以皇
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
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
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
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
者自陳州出宛邱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
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眾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
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

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
 然重有感於斯已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撫新集之眾甫及三年
 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
 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
 掇茶山中以為集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
 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
 實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草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
 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
 去光而歸葬至於今久矣昔為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

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平治光為內地取
 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
 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
 昔國家法令修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
 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觀覽矣馬氏本西北貴
 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
 為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
 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此題甚佳而所敘之政則平平然漢史所謂所居民樂所去民

元文選 卷三
愚者卒在此不在彼也一結意尤深遠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從冊皇太子說起既受天命適定國都建號紀年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卽其都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爲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說領起通爲適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冊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宮卽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其才畱不遣後數年伐宋取

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侍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於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裕皇方從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叩建德門啟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啟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啟關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

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右丞郝偵俱為賊擊死時變起倉猝中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射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畧為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偽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怨家指為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

賊起變京城中至為偽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草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為左司郎中范為右司郎中馬為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為得人公惟賢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為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宮臣之體又以輔導德性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

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裕皇卽世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係也奈何為此言乎廷臣以為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卽位追尊裕宗冊母后為皇后后卽東宮為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為徽政院公為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

故預其比事之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此寫以徽政副使左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儼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眾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申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

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涖官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嘗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豐潔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於斯見之非直為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

我受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入鄉校
寫其車道崇儒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裕皇幼冲時世祖
 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
 建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躋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
 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遊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
 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學舍於四邑鄉曰
 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惻孤

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
 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於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
 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諡忠
 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天
 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
 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
 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
 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諡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
 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諡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

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諡莊惠妣贈魯
 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院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世祖又賜以
 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早卒
 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
 夫八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
 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
 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
 今為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
 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

人同知之子曰安孫習父職為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苗
 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次曰福童張氏先塋在四邑
 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
 今在平七十年矣京師富貴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
 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弟壽考其子在髫鬣已起而繼之精
 敏修飾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方
 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為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
 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官眾賢彙興肅肅

元文選 卷三
以朝雖離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暢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
宮亦稔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
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爲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
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茲羣疑既亡宮壺
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
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
造於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物阜康法令修整耆
壽俊乂樂乎熙辰公爲詠歌以燕家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
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
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九九垂三十年有子孔嘉
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
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
以刻盧川沅沅西山峨峨山夷川漚茲銘不磨
開手提明身受委寄終始宮府之事而末以眷遇極隆遭逢極
盛結之一篇大旨昭然中間挨次順敘由詹事而徽政處處能
於其職而誅王著一段尤寫得奕奕有神

虞道園先生文選卷四

墓誌銘表行狀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文炳父希魯以宋
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受從仕郎
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
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
固以爲內相尙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
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

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
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
儒者倚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
比涯曰徐儒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
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
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
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
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慨然曰
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刼傷人
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
所及尙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
儒卽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
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南於是
行省叅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彙列薦先
生為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
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授先生所
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
學者化焉故其為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

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使白
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
瑟而閒歌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
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學進
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
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
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
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
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

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
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
廣由先生啟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大廟奮然
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
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
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
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
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
子男曰承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

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
 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
 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
 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
 銘其敢緩乎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遭宋亡抱
 器承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
 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滋刻文

熊先生一代大儒而此文敘次點綴處亦極高雅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為文章通陰陽卜筮
 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
 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撻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
 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
 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佑元年正月二十
 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曰思
 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
 在室會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
神來斯緊志道甫

少中晚分三層寫落落數語已足見其爲人

會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修
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
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著鹵
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
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大常禮部會
議皆以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承相以
告天子有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上
曰禮樂之盛至此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

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邱方澤奉太祖
皇帝以配天凡從事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初引援考
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邱天大寒雪
執事者多不勞而巽初在壇上領羣工登歌作樂音節諧亮世其
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
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爲典瑞
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
館留爲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
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赤丞相入爲翰林

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赤丞相番直命巽初以其書
待於驂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幹赤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
進止廷中傳旨召人徧圖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
秘府藏之而命幹赤丞相傳旨命巽初爲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
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七年英宗
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卽親祠大室始服充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
倉卒凡旗幟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
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
意丞相拜住太常又息吉思奏取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鹵簿大

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
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
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
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
多之有詔晉守造五輅晉守召象工謀之皆曰自建都於茲凡宮
殿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
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習獨以為輅古禮器誠不
知其法奈何省官考功殊憂之迺曰必欲為之無如會應奉者命
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

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
年為天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
圖書進見於奎章閣未報予言於朝薦為大常博士亦未報三年
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累
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
其家世云會氏本武城人鄭公之裔也據生漢末耻事新室始遷
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
吉水置永豐而會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悱融
水縣簿尉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

請郎生晞顏仕宋爲御史爲兵部侍郎爲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旣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瑋如寶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環婿周禎何棨蕭斗星巽初諱巽申生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卜也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書至旦無曠廢

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志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文鹵簿志十卷明時類藁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銘曰

維廬陵會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囊有煒天命維新濟濟來朝迺使學事毀於烝瀟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留宰木云拱伯氏之來合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爲人直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

元文選 卷四
委人曰季氏。季氏舒舒弗亟弗靡。舉體清虛奉盈弗勝。聞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書有圖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法駕軒軒。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天子用咨。於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鬱之松弗茂而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涸。故山之麓藏此遺志。志藏氣傳澤在孫子。其書大行其才亦屢試矣。乃官則不進且繼之以死。此文蓋深悲之。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寃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與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重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為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移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為人所殺。流血狼藉。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欵伏事上州誠之察

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人室前寓者何人
曰有伶人婦久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
之既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
言狀殺媚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死
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
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贖死吏豈勝責
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
薨薨馬首若尋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繩所之有亂石
如壘者蠅投隙以人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至於今四十

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目位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
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爲
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之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況
其子請誌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
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爲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
父順以禎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焉誠之年八
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贈仙
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寬自信有報於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

元夕選 卷四
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邇於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趨。會是岸獄。違宥。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於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於仙靈。我君我長。子子孫孫。百世來享。

只敘兩獄而已。其他不贅一詞。是之謂潔。

王宜之墓誌銘

大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嘆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才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爲已任。度錦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爲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饜。羞使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速肖則勿汎。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爲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

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叅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之喜之而勉勵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官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爲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以爲傳記守誠曰若吾大父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予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爲某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爲太原人諱璋君嘗以歲三月

動不滅史記見太原人上塚泫然流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酒吾先人邱墓乎

宜之時年四十矣立俟少間啟曰大人何甚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彙葬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體以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之

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亂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饑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目脯父母歸猶未食也宜之常病而劇火

俗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

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卒弗內而貧者更稍與錢米使得爲生以爲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因宿晉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價直鉅萬宜之詰得實賈所遺者卽投之賈請均以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墓田國門外又購旁近間田以待親戚之無以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徧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已毅以介治家勤儉與人交誠儼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

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大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雅有合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遷應至於太原侃侃宜之時來京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燁然輝光爲時聞士堂封孔崇百世茲始教孫事最出色妙在劍敘於前而負遺骸一節亦可喜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
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
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
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嵩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
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與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
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
爲文表其墓合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
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盡習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

席引賓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
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遊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翰
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
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
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典寶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益為符
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益言者柳唐
佐為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
為上客番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
院照磨伯益皆漢如也徒目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

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神交時人望見皆以為古仙異人冀
一得遇接為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
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承
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
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
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
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
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混
長年京城居而所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

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歎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按上書夜且半妻孥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捫几臥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趨喚楊載杜本來而復噴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敘某往哭之見唐佐語莫

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歸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彼面毅然以為已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乎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為表

其人超邁不羣其文亦超邁不羣前後敘述諸人生死交情尤歎歎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元附名後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於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命授皇太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

也。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已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汭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卽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

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旣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卽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克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璫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璫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年，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

爲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
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大奏同僚不
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
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
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
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
木兒者鎮西方其下從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
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
叵測公曰我天子命使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

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
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城鎮
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
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請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卽召公謝之曰非郎
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
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
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
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
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

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
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
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
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
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聞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
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輒召治之因
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
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諧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
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

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國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
於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
穡事殆不可迺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
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卽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卽爲
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
運江淮粟於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
舟行風水不時至可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億矣迺爲
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
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

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於河卽浸涇及衛今又道
 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
 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
 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
 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邱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
 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
 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迺召公爲太中大夫兵部尙書自是朝廷
 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

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
 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綱紀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
 風采蕭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
 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
 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
 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
 轉通議大夫禮部尙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
 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措克
 爲功迺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

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卽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董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尙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世榮竟以是得罪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

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僂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官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人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大畧言疲國家

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祇適王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為桑葛令人風公贊已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

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於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

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墮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今上皇帝將卽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錠以行既卽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

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問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不在勤遠畧也上悟卽曰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盛言先帝時虐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半夜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眾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資至渥賜鈔三百錠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詔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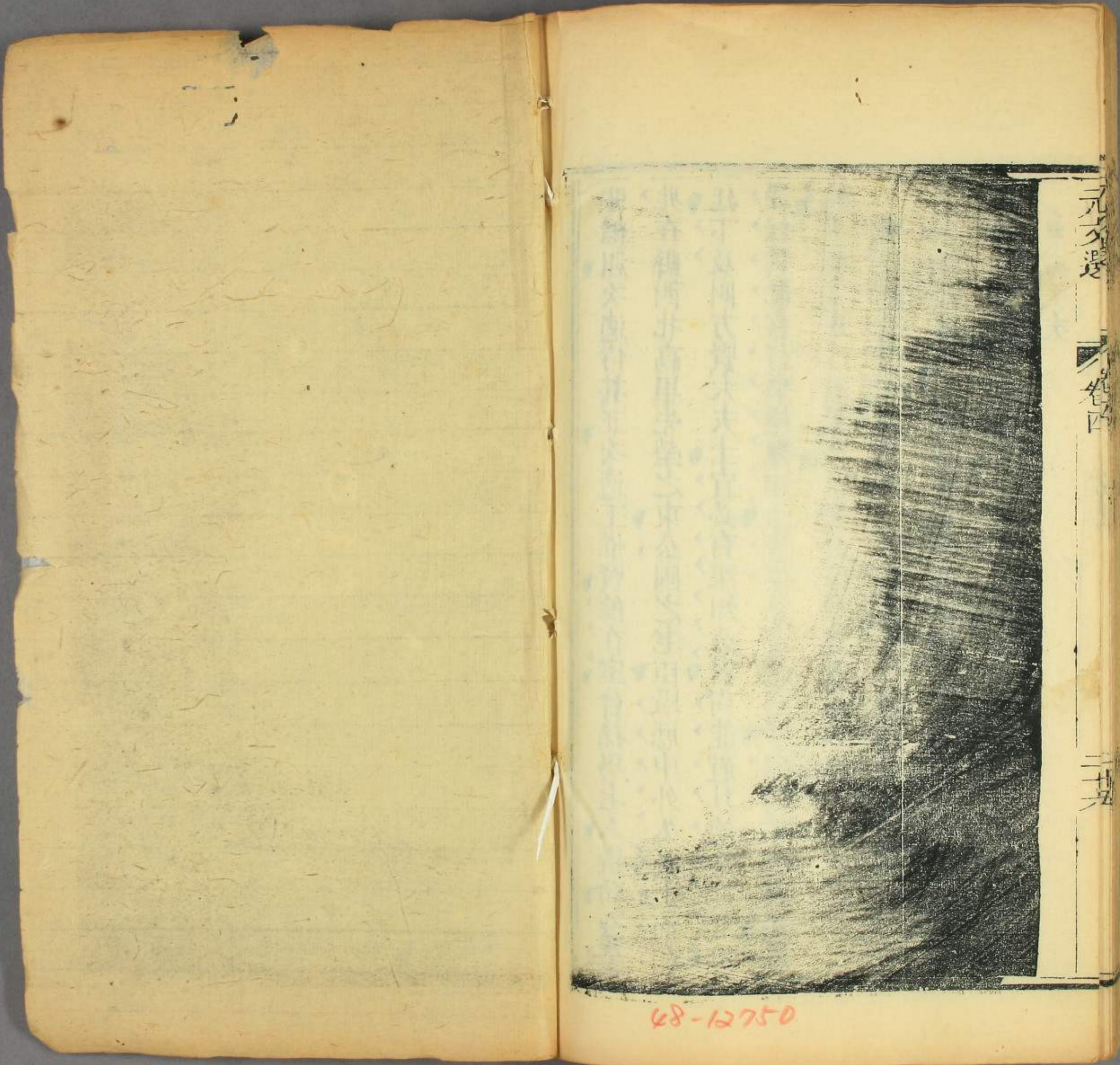
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
 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
 鈔二百錠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於里第
 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福輒思慕感愴如將
 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
 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
 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
 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
 開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寢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

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不顧危禍以片言折
 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
 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不以為意曰人臣
 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
 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醴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
 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
 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
 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
 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

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享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直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斌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

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歟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尙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概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承旨起於將家歸然爲一代名臣在中興則面折貴人爲中丞則抵觸桑葛而建議不當摧抑臺綱及折盧世榮言利事尤爲絕大風力裨補國家文據事直書元史卽本之爲傳知其所載無溢美矣



元文選

卷四

三

48-12750

